

张玉娘《兰雪集》刊刻与传抄研究

陈晓兰*

【内容提要】 元张玉娘及其《兰雪集》为世人所知，缘于明嘉靖年间王诏的发现，然其人其集不无可疑之处。今明嘉靖刻本《兰雪集》仅有残本传世，清初孟称舜刻本亦已不存，后世在传抄、传刻过程中又多有改易。本文通过对明清以来《兰雪集》诸种刻本和抄本的考察，较为系统地梳理了《兰雪集》的刊刻、传抄情况，呈现了不同时期抄刻本的内容特征和文字面貌，从而为进一步探究张玉娘其人其集的真实面貌提供确实可信的文献依据。

【关键词】 张玉娘 《兰雪集》 刊刻 传抄

张玉娘^①，字若琼，元松阳（今属浙江）人。少许字沈佺，未几张父有违言，二人不忍背负。佺疾笃，玉娘私相通问，以死自誓。佺卒，玉娘亦以忧得疾而亡。擅诗词，有《兰雪集》传世。张玉娘生平及其诗词向无流传，直至明嘉靖年间松阳诸生王诏得其诗词于道藏之末，撰《张玉娘传》以表其事，并为所刊《兰雪集》一卷作序。清顺治年间，松阳训导孟称舜大力表彰张玉娘贞文事迹，筹划修墓建祠，撰写《祭张玉娘文》、《贞文祠记》，刊刻《张大家兰雪集》二卷，并据其事迹撰成三十五出传奇《张玉娘闺房三清鸚鵡墓贞文记》。康熙年间顾嗣立所编《元诗选》三集壬集收录张玉娘《兰雪集》诗作。《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四将《兰雪集》一卷列入存目，称其“诗格浅弱，不出闺阁之态”。道光二十六年（1846）松阳沈作霖重刊《兰雪集》二卷，光绪八年（1882）松阳县署据以补刊，松阳知县皮树棠在《重刊张贞女〈兰雪集〉序》中称其文采风流“绝胜《断肠》、《漱玉》之词”。光绪年间^②，狄平子创立的上海有正书局出版铅字排印本《兰雪集》二卷。

* 本文作者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副教授。

① 清顺治《松阳县志》、《元诗选》、道光二十六年（1846）松阳沈作霖刊本《兰雪集》及其光绪八年（1882）松阳县署补刊本作“娘”，《四库全书总目》、乾隆三十四年（1749）鲍氏知不足斋抄本《张大家兰雪集》及其传刻传抄本皆作“孃”。明清时期“娘”、“孃”二字混用，本文行文作“娘”，所引材料中的文字则沿用原文。

② 孙殿起《贩书偶记续编》卷十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92页。

民国时期,《兰雪集》出现两种刊本,并逐渐进入文学史家的研究视野。1920年南城李氏宜秋馆据曲阜孔蒨谷藏钞本校刊的《张大家兰雪集》二卷,收入《宋人集》丙编,李之鼎跋中谓其“几欲继轨《漱玉》、《断肠》”;1928年武进陶氏涉园据旧抄本影刻的蓝印本《张大家兰雪集》二卷,收入《托跋廛丛刻》。谭正璧的《中国女性的文学生活》第五章《两宋词人》中将李清照、朱淑真、吴淑姬、张玉娘称为宋代“四大词家”^①。陶秋英的《中国妇女与文学》对张若琼(玉娘)的诗词有专门介绍,称“玉娘的诗,绝少闺阁气”(北新书局,1933年)^②。唐圭璋、赵景深分别撰有《宋代女词人张玉娘》^③、《女词人张玉娘》^④。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大陆学界有多篇论文对张玉娘的家世生平、《兰雪集》传本及其诗词内容、艺术特色等进行探讨,多已收入《〈兰雪集〉与张玉娘研究》^⑤一书中。而随着重建女性文学史的提倡,海外学界也对张玉娘及其诗词开始重视和研究。*Women Writers of Traditional China: An Anthology of Poetry and Criticism*^⑥在“元代”部分翻译介绍了张玉娘的作品。台湾学者黄慧凤的《张玉娘〈兰雪集〉的辑佚与诠释》^⑦,注重分析呈现张玉娘的历史地位的重构以及文学才情的表现;王次澄的《寒冰清澈秋霜莹:张玉娘及其〈兰雪集〉初探》^⑧从“张玉娘其人其事”、“《兰雪集》及其内容”、“《兰雪集》的创作特色与评价”三方面作了比较全面的研究。

明嘉靖刻本《兰雪集》罕有传世,清初孟称舜原刻本亦已不存,而后人在传抄、传刻过程中又多有改易。目前学界对于《兰雪集》的版本抄刻情况并无系统准确的梳理和了解。而相关文献的真伪杂陈和溷杂难辨,在张玉娘其人其集研究上也造成了一些亟待解决和澄清的问题。有的问题是由于部分论者采信了后人杜撰的地方宗谱资料所造成的。邱鸣皋的《张玉娘研究:〈栝松沈氏世系图〉不足为据》已明确指出,《〈兰雪集〉与张玉娘研究》所载《栝松沈氏世系图》等资料中的严重错误,其中所载沈佺“宋淳祐十年庚戌七月初四日卯时生,宋咸淳七年辛未十二月二十五日丑时终;玉娘与公同庚同月同日午时生,宋景

① 谭正璧《中国女性的文学生活》,上海:光明书局,1930年,第235页。1934年再版时易名为《中国女性文学史》。

② 陶秋英《中国妇女与文学》,北京:北新书局,1933年。

③ 《文艺月刊》第6卷第4期,1934年。

④ 《妇女月刊》第5卷第3期,1946年。

⑤ 松阳县文联、松阳县兰雪诗社编《〈兰雪集〉与张玉娘研究》,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年。

⑥ *Women Writers of Traditional China: An Anthology of Poetry and Criticism*,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⑦ 周德良主编《古典文献的考证与诠释——第11届社会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学生书局,2006年,第159—197页。

⑧ 王次澄《宋遗民诗与诗学》,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00—231页。

炎元年丙子正月十六日辰时终”的说法“全由编者杜撰”^①。而更多的问题和困难,则是来自于张玉娘其人其集本身所存在的诸多疑点。有学者对《兰雪集》中《王将军墓》一诗进行辨伪。之前众多论者据此诗题小注“宋王将军名远宜,松阳人。宋亡,与元兵战于望松岭下,遂葬于此”^②考订张玉娘生平,并将其视作表彰烈士心节之作而大加称颂。而刘龙佐在《关于王将军墓》一文中,据方志材料指出北宋时已有此墓,故此诗题注疑为孟称舜刊集时伪托之作^③;孟运坤《〈王将军墓〉诗序真伪考辩》认为诗序为道光年间沈作霖重刻《兰雪集》时所加^④;陈志明《〈王将军墓〉诗疑出伪托》则怀疑注文及诗作均为伪托之作,并将作伪者直指孟称舜^⑤。遗憾的是,这些研究因未能掌握明清时期《兰雪集》的传刻情况而流于各执一词。

鉴于目前在张玉娘及其《兰雪集》研究中所呈现的诸多问题,本文力图正本清源,从《兰雪集》的各种版本入手,通过考察其内容以及刊刻、传抄情况,对张玉娘其人其集的相关材料进行系统梳理,以求进一步探究、揭示张玉娘及其《兰雪集》的真实面貌。

张玉娘其人其集为世人所知,始于明嘉靖年间王诏发现其诗词并为之撰传。此前,元末明初著名学者叶子奇在其笔记《草木子》卷四上记载:

近时有一妇人姓张氏,不知谁之女也。善属文,尝寄外兄弟,一诗曰:山之高,月之小。月之小,何皎皎,我有所思在远道。一日不见兮,我心悄悄。采苦采苦,于山之南。忡忡忧心,其何以堪。又一首云:汝心金石坚,我操冰霜洁。拟结百岁盟,忽成一朝别。朝云暮雨心去来,千里相思共明月。二诗美则美矣,未免桑间濮上之音尔。^⑥

叶子奇是龙泉^⑦人,洪武十一年(1378)入狱后始撰《草木子》,其中记述张氏妇人寄赠外兄弟之作,虽称其文采,但认为男女私下寄问有违礼教。从文中所称“近时”来看,张氏很可能为元人。所载二诗,则见于《兰雪集》,题作《山之高三章》,有两处异文:“山之高月之小”作“山之高月出小”,“冰霜操”作“冰雪操”。清人朱承斌(1822—1866)《虞初续新志》将《草木子》中的张氏妇人直指为“元松阳女子张玉娘”,谓“《草木子》载其事,深以通问为非,然其志亦可哀

①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7月第4期,第22—25页。

② 文中引用《兰雪集》材料,如无特别说明,均据清乾隆三十四年鲍氏知不足斋抄本《张大家兰雪集》。

③ 《〈兰雪集〉与张玉娘研究》,第131—132页。

④ 同上书,第174—180页。

⑤ 同上书,第171—173页。

⑥ 明叶子奇《草木子》,北京:中华书局排印本,2010年,第76页。

⑦ 龙泉与松阳接境,为明代处州府所辖二县。

已。今所存《兰雪集》一卷，乃嘉靖中邑人王诏得之道藏中者”^①。

一、明嘉靖本《兰雪集》一卷

嘉靖本作为《兰雪集》的最早刊本，对于张玉娘其人生平与其集流传的研究无疑是最为重要的材料。然此本流传稀少，罕为世人所知，目前仅存一部残本，有部分钞配，为黄裳先生所收藏。今虽无缘窥见嘉靖本原貌，但从此本书影以及相关书跋与书录中，亦可钩稽出其中所蕴涵的重要信息。

（一）嘉靖本的内容与特点

黄裳先生对嘉靖本《兰雪集》这部海内外孤本极为珍视。在《老板》一文中，黄裳充满感情地记述了他与徐家汇书肆唐老板（伯花）的友情，着重提到他从唐肆购得此本，“我觉得这是我用最低廉的代价买得的一本最好的书，因为这里面还充满着浓重的友情”^②。《来燕榭书跋·兰雪集》所录乙未年（1955）跋文记述了得书经过、此本的递藏及补录情况，十七年后再跋中称在传抄刊刻的《兰雪集》众本中“当以此刻为最旧”，书录部分则介绍此本卷首题署、行款、序传跋文以及藏书印、题记^③。《来燕榭书跋辑存》（六）收录了此本正文首、末两页书影^④。《劫余古艳——来燕榭书跋手迹辑存》收录首页书影^⑤，并附有黄裳的书跋手迹，书录内容较之《来燕榭书跋》有部分改动和补充：

集不分卷。嘉靖刻本。卷首大题下列集录、编次、批点者题名三行，其“元”、“皇明”字样俱用阴文墨盖子，其式甚古，俱不见于后来翻刻诸本。十行，十八字。白口，双阑。前有“嘉靖十五年岁次丙申五月端阳日邑人龙溪王诏书于临雅堂凌潇池之上”序，次松阳后学王诏著《张玉娘传》，卷尾有“嘉靖著雍阁茂^⑥日南至石川子陈公廉”后跋。卷前有“神明镜室”白文方印、“徐康印信”朱文方印。卷尾有小字墨书二行，“集存廿叶，序传三叶，跋二叶。范玉藻校诵宝藏，补录十二叶。时光绪戊申九日”。书皮上有墨书书名，又题记七行。“兰雪集 元女史著，苓芎贻”。钤“鯨^⑦研庐”朱文方印。题记云：“此明刻精本张玉娘集，惜七言律及五七言排律、词曲残

① 柯愈春编《说海》第五册，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7年，第1654页。

② 《老板》，《黄裳书话》，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第277页。

③ 黄裳《来燕榭书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62—163页。

④ 《收藏家》2006年第6期，第51—52页。

⑤ 黄裳《劫余古艳——来燕榭书跋手迹辑存》，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第223页。

⑥ 即嘉靖十七年（1538）。

⑦ 《来燕榭书跋·兰雪集》作“鯨”，疑当作“鰲”，鰲研庐为清沈秉成藏书室名。

失不完；虽已补录，究属缺憾。第以数百年佳著，流传片楮，珍如拱璧，似未可事苛求。且与吾家别有缘系。玉娘大节昭昭，于文字外，益令人起敬不已。讵得与寻常闺集同年语哉！先太夫人深引重其为人，特书书之眉，并记见谥者，得此珍慕之意，可想见矣。尤当遵守弗失。戊申九秋，君寒谨志于红芝仙馆，付玉蕖宝藏并书。”^①

从嘉靖本书影来看，正文卷首大题作“兰雪集”，不分卷^②。大题下三行分别是：“元裔孙菊庵张献集录”、“皇明邑人剑渠刘仁嵩编次”、“两峰陈公明批点”。诗作分体编排，首出“乐府”，次行低二格“相和歌辞”，之后录《川上女》诗。末页录《秋思》诗正文及《哭沈生》“仙郎久未归”一诗，末行出“兰雪集终”。相校之下，清人所刊《兰雪集》均作二卷，虽附王诏所作《张玉娘传》，但已无卷首集录、编次、批点者的题名，王诏序、陈公廉跋亦阙如。黄裳曾将嘉靖本与他所藏的孟称舜刻本系统的“鲍校知不足斋抄本”（以下简称“鲍校本”）《张大家兰雪集》二卷内容相校，称“大体无异”，孟氏“即据此覆刻者，而灭去王序、陈跋，《张玉娘传》亦抹去作者名氏”，“异字亦间有之”^③。孟刻本系统《张大家兰雪集》二卷，上卷收录古诗、五绝、六言、七绝，下卷收录五七言律诗、五七言排律、词及杂体诗。黄裳所藏嘉靖本为残本，经后人补录，据卷尾所书“集存廿叶，序传三叶，跋二叶。范玉蕖校诵宝藏，补录十二叶”以及题记中“惜七言律及五七言排律、词曲残失不完”的记述，则钞配部分约占全书三分之一的篇幅，主要是书中后半部分的七言律诗、五七言排律和词曲部分的内容。

黄裳比较所藏的嘉靖刻本和“鲍校本”，谓“刻本诗后所附龙溪子、两峰评注，抄本亦多删去”，并提及“刻本五言律诗《暮春夜思》诗后小注云：虞伯生读至末句，拍案曰：此岂妇人所及！大为当时所称”^④。此注不见于孟刻本系统的抄本，而见于《元诗选》与光绪年间松阳县署补刊本（以下简称松阳光绪本）的眉批。此外，《元诗选》于《春思》诗后亦有小注“龙溪曰：怨而不怒”，顾氏选诗所据或即嘉靖本。王诏、陈公明的评注，多不见于孟刻本系统的抄本，而松阳光绪本中录有十二则天头眉批，详见下文。黄裳谈到“鲍校本”时谓“以文所校以意为之，非曾真见此刻也。而所注虞伯生极赏之诗，实非《山之高》三章，却在五律《暮春夜思》后附注中。是皆可征旧本之足贵也”，可知嘉靖本《山之高》一诗并无批注。而松阳光绪本《山之高》眉批曰：“虞伯生极赏此诗，当以其无脂粉气耳。龙溪子曰：此诗三章，元时传于京师，时人虞伯生谓有三百篇之风，

① “嘉靖刻《兰雪集》”书录，《劫余古艳》第224页。

② 《来燕榭书跋》中原作“二卷”，有误。

③ “嘉靖刻《兰雪集》”乙未年手跋，《劫余古艳》第221页。

④ “鲍校知不足斋抄本《兰雪集》”书录，《劫余古艳》第229页。

虽《卷耳》、《草虫》不能过也。观‘我操冰雪洁’之语，真贞女也，才女也。”由此可见，嘉靖本中王诏、陈公明的评注内容，与松阳光绪本的眉批不尽相同。而“鲍校本”校者所注亦另有所据，并非仅“以意为之”。

（二）从嘉靖本看张玉娘生平与《兰雪集》的发现

嘉靖本卷前王诏序中，对张玉娘生活时代以及诗词发现由来有所交代。黄裳称“其序有云‘余松张大家者，生于胡元，实宋衣纓女也’，又云‘予髫时喜闻其声迹之奇，一旦得其诗于道藏之末，如获重珍。盖其族之苗裔，治于外家语者故也’”，^①则王序明谓张玉娘生活于元代，原出于宋代官宦之家；而王诏在道藏之末所得诗词，乃出于张玉娘族裔即卷首所题“元裔孙菊庵张猷”集录，《四库提要》谓之玉娘之族孙。《元诗选》张玉娘小传称“王龙溪得于道藏之末，谓古人以节而自励者，多托于幽兰白雪以见志，因名之曰《兰雪集》云”^②，则《兰雪集》的书名为王诏所定。然此说法不见于清代诸本，顾氏所据或即嘉靖本王诏序。

王诏所撰的《张玉娘传》，详细记述张玉娘的家世、与沈佺的爱情悲剧以及霜娥、紫娥二婢与鸚鵡死后殉葬张墓的事迹。作为记载张玉娘生平最早、最为详尽的材料，此传亦附见于清代刊刻的《兰雪集》中。黄裳谓所藏“鲍校本”的“传文大体与刻本同，有误字”^③。孟刻本今已不存，乾隆三十四年（1749）鲍氏知不足斋抄本（以下简称鲍抄本）作为此系统中已知的存世最早的抄本，较好地保留了孟刻本的文字面貌，故今从鲍抄本逐录传文：

張玉孃，字若琮，宋仕族女也。父曰懋，字可翁，号龙岩野父，时举孝行，仕为提举官。媪刘氏，亦贤淑，翊之内政斩斩。年将艾，惟生玉孃。玉孃生有殊色，敏惠绝伦，故父媪益爱之。大父曰继焯，字光大，由贡元仕为登仕郎；曾大父曰再兴，字舜臣，登宋淳熙八年进士，仕为科院左迪功郎；高祖父如砥，字京固，以庆恩诏下为承务郎。张以官为家。玉孃上藉世泽，旁窥家学，日肆以宏。结发，相媪视祀事，斋沐以从，共宾馈，职妇红，乃好为方，多伎能，为取是案法新^④。比作为文章酝藉，若文学高第，诗辞尤得风人体，时以班大家比之，尝自号一贞居士。侍儿二人，冢紫娥、副霜娥，皆有才色，善笔札。所畜鸚鵡亦辩慧，能知人意事。因号曰闺房三清。及笄，字沈生佺。佺，宋宣和对策第一人晦之后也，佺与玉孃为中表。未

① “鲍校知不足斋抄本《兰雪集》”书录，《劫余古艳》第229页。

② 清顾嗣立《元诗选》三集壬集《兰雪集》张玉娘小传，清康熙年间秀野草堂刊本。

③ 同上。

④ 鲍抄本有眉批：“自‘乃好’至‘法新’不可句读。”

几张父有违言，侄与玉孀益私相结纳，不忍背负。侄俊茂不群，尝宦游于京师，年二十有二^①，两感寒疾，法曰不治。疾革，媵侍通问者或附耳咕囁，语张曰：“积思于主所致。”张心益伤之，间折简于沈，以死矢之，曰：“穀不偶于君，愿死以同室也。”沈视之，曰：“若琼能卒我乎？”嘘唏长潜，遂瞑以死。张哀惋内重，常郁郁不乐。父媪察之，间将卜佳婿偶之，且图善其后。张闻之，益不自安，曰：“妾所未亡者，为有二亲耳。”时值元夕，父媪出观灯，呼诏女伴强之行，不可，托疾隐几。忽烛影挥鹤，下见沈郎宛若属曰：“若琼宜自重，幸不寒夙盟，固所愿也。”张且惊且喜，往握其衣，不相迎，顾视烛影，以手拥髻，凄然泣下，曰：“所不与沈郎者，有如此烛。”语绝，觉不见，张悲绝，久乃苏曰：“郎舍我乎？”遂得阴疾以卒，时年二十有八。父媪哀其志，请于沈氏，得合窆于附郭之枫林。侍儿皆哭之恸，踰月霜娥以忧死，紫娥曰：“儿忍独生乎？义当以殉主也。”遂自经而殒。诘旦鸚鵡亦悲鸣而降。家人异之，咸从殉于张。时或称张墓为鸚鵡冢云。

慕朔先生曰：张大家，翩翩浊世之佳女子也。或者乃以私通问为违礼，固矣。昔钟离抗谏于齐廷，孟光自择于梁氏，匪赖当世君子表而章之，一则不免于自献，一则不从于亲命，岂切切然绳检于礼文之经者哉。

至于王诏撰传所据材料，并无说明。现存明代成化《处州府志》中未见张玉娘事迹的记载，明代后期修撰的处州府志——万历年间先后修撰的《栝苍汇纪》、《续处州府志》、崇祯《处州府志》残本亦无张玉娘及其《兰雪集》的记述。清顺治十一年所修《松阳县志》^②是存世最早的松阳县志，卷六《人物志·闺操》中将张玉娘归入明人，小传曰：

张玉娘，字若琼，父授以《孝经》、《女训》，过目成诵，盖张为宦族，积书遗艺，玉娘窃玩益深。至其所作词文，不下汉之班姬，遂号一贞居士。父母择配沈生，从父宦游，病羸不起，时玉娘年二十四矣，矢志守节，临帷哀恸，恨不同死。忽夜梦沈生驾辇相迎，即披衣起坐，谓侍儿曰：“吾事定矣。”未逾月，竟不食而殒。父母痛之，与生并葬于附郭枫林。玉娘旧玩能言鸚鵡及侍儿翠红俱悲鸣死，并遗以殉葬，名其冢曰鸚鵡。玉娘遗稿曰《兰雪》，或有携上京师者，学士虞伯生、欧阳玄读其诗，至“山之高，月出小。月之小，何皎皎，我有所思在远道。一日不见兮，忧心悄悄”，抚几叹曰：可与《国风·草虫》并称，岂妇人女子之所能及耶？

① 《元诗选·兰雪集》张玉娘小传作“二十有一”。

② 清佟庆年主修、胡世定纂修、凌元鼎与孟称舜协修顺治《松阳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影印顺治十一年（1654）刻本，上海：上海书店，1993年。

与王诏所撰传文相较，县志中的小传比较简略且内容有异：一、小传载沈生病重时“玉娘年二十四”，不见于《张玉娘传》；二、小传载“忽夜梦沈生驾辇相迎”，《张玉娘传》作元夕时“烛影挥鹤，下见沈郎”；三、小传载“未逾月，竟不食而殒”，《张玉娘传》作“遂得阴疾以卒”；四、小传载“侍儿翠红”，《张玉娘传》作紫娥、霜娥。

县志卷八《艺文志·记述》收录癸巳年（顺治十年，1653）孟称舜所作的《松阳三异人诗》，诗序所叙张玉娘之事多出县志记载：

余读《松阳县志》而得三异人焉。……其一为宋一贞居士张玉娘也。玉娘为状元沈晦子妇，未婚而沈郎卒，玉娘守志至二十四岁，梦沈郎迎之而歿。侍婢轻红、翠红及所美鸚鵡皆随之死，鸚鵡殉葬玉娘墓侧，故称为鸚鵡冢。冢去城不半里，其地名枫林。余数过吊之，则荒烟弥望无可辨者，独路傍小凸砖迹微露，人指为鸚鵡冢，云不几时而将遂为平田。余欲稍为封植，立小碑志之。玉娘自号一贞居士，所著有《冰雪集》。有传其“山之高，月出小”词至长安，为诗人虞伯生所叹服。后乃有以松山叶粮长事污蔑玉娘者。……

诗序所载事迹，有多处与《张玉娘传》明显不同：一、张玉娘作宋人；二、为沈晦子妇；三、卒年二十四；四、侍婢名轻红、翠红；五、著有《冰雪集》。可知孟称舜作《松阳三异人诗》以及参与修纂县志时，并未见到《兰雪集》中王诏所撰传文。《兰雪集》并不见于县志卷八《艺文志·艺目》的著录。

县志卷一《輿地志》“望松山”下所录“元张大家诗”，即张玉娘《王将军墓》一诗，可见孟称舜刻集前已有此诗。《元诗选》收录了《王将军墓》，诗题下亦有小注，如据上文推测顾氏选诗可能出于嘉靖本，则此诗及题注并非出于孟称舜伪托。

张玉娘及其《兰雪集》之始为世人所知，实出于王诏之力。王诏其人，万历《续处州府志》卷七《往哲志》小传曰：

好古嗜学，安贫俟命，不猎声华。尝录靖难死节诸臣，各为传赞行世。贤学苏公濬征其文，后入乡贤。^①

同书卷五《裡祀志》记载，松阳县乡贤祠“万历十六年（1588）增祀处士王诏一人”。

顺治《松阳县志》卷六《人物志·孝友》中王诏小传稍详：

王诏，号龙溪，为邑诸生。居丧，躬负土筑父母墓，致白雀苍鸽之应。

①（明）许国忠修、叶志淑等纂明万历《续处州府志》，万历三十三年（1605）刻本。

读书好持论，每见古人节行，辄随口以志景行。尝游治平寺。闻藏顶嘍嘍有声，缘梯上视，乃抄本一帙，记革除时从亡诸君事。其字多断烂不可读，止得梁、郭十数人。各赞数语，题曰“忠贤奇秘录”，载《吾学编》中。

二志中王诏小传均未记载王诏得张玉娘诗词并为撰传之事。《栝苍汇纪》卷七《地理纪》中，载有王诏的《南岩》、《有道观山》诗^①。顺治《松阳县志》卷一《輿地志》收录有王诏《南岩》、刘仁嵩《留名山》以及王诏、刘仁嵩等人的《有道观山》诗，刘仁嵩名下注“邑人”，盖即嘉靖本卷首所题的编次者。至于集录者张献、批点者陈公明以及后跋作者陈公廉，均不见于相关文献。

（三）嘉靖本的著录与流传

嘉靖本《兰雪集》一卷流传虽少，然犹见于清人书目的著录。黄裳书跋谓：“案诸家所藏此集，大抵钞笈，仅见王莲泾家书目，有皮纸一册，殆即此嘉靖本，而存否亦不可知。”^②“王莲泾家书目”指清康熙间吴县王闻远所撰家藏书目《孝慈堂书目》，其中著录“《兰雪集》张玉娘一卷王诏，一册，绵纸”。此外，《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四“别集类存目”著录“《兰雪集》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四库提要》谓“至嘉靖中，邑人王诏得其遗诗于道藏中，乃为作传以表其事，而引无盐、孟光为比。……卷首题‘张献集录’，盖玉孀之族孙也”，正与嘉靖本的卷数与卷首题署相符，而与鲍氏所进呈的家藏抄本《兰雪集》二卷^③不同，不明何以著录有异。

而如上文所述，从《元诗选·兰雪集》张玉娘小传与《暮春夜思》、《春思》诗注来看，顾嗣立选诗所据很可能即为嘉靖本。所选录的张玉娘的52首诗作，皆见于孟刻本系统的抄本，且编次顺序相同。与嘉靖本、孟刻本系统抄本相校，间有异文，如《川上女》中，《元诗选》“霞裙”二字，他本皆作“霞裾”。

至于黄裳所藏嘉靖本的流传及补装，黄裳书跋曰：“惜轶去十二番，范玉蕖以黄纸补入，颇不耐观。爰损原装，取棉纸手为补讫，虽远逊原刻之古雅，亦聊可观览矣。原书每于文断之处割去书叶余纸，明人原装往往如是，今亦用旧楮补完，并倩姑苏旧友曹有福君墨阑重装，与鲍校合为二册。……书出褚礼堂家，为十丈花簪主人沈砚传旧物。范玉蕖当是沈氏闺人，原装封面今仍附入。后更有徐子晋跋，即撰《前尘梦影录》者……”^④此书曾经徐康收藏，徐康

①（明）熊子臣、何鏗纂修《栝苍汇纪》，万历七年（1579）刻本。

②“嘉靖刻《兰雪集》”乙未年手跋，《劫余古艳》第220—221页。

③鲍氏进呈之本即乾隆三十四年鲍氏知不足斋抄本，今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详见下文。《知不足斋宋元文集书目》著录《兰雪集》二卷、《浙江采集遗书总录》壬集著录“《兰雪集》二卷，知不足斋写本”。

④“嘉靖刻《兰雪集》”乙未年手跋，《劫余古艳》第221—222页。

(1814—1888?)，字子晋，江苏长洲人，精于金石、书画鉴赏。徐家汇唐肆得此书于褚德彝(礼堂，1871—1942)家，之前为沈秉成(1823—1895)旧藏，其藏书室名鳞研庐。书皮题“兰雪集 元女史著，苓芑贻”，据题记可知出于“先太夫人”即沈秉成夫人严永华之手，此书为苏州吴苓芑(1847—1867)所赠，苓芑自幼习金石篆隶之学，与沈秉成有交。光绪戊申(1908)题记盖为沈秉成之子沈瑞琳(1872—1939，字砚传)所书，其闺人范玉蕖珍藏并为之补录。乙丑年(1985)黄裳书跋又称，惜卷尾徐康跋后失落，“范氏原补用竹纸，余别以棉楮补书，所据则鲍以文校本也”^①。

二、清顺治年间孟称舜刻本《张大家兰雪集》二卷附录一卷

(一) 孟称舜与《张大家兰雪集》的刊刻

孟称舜(1594—1684)，字子塞、子若、子适，号卧云子、花屿仙史，会稽(今浙江绍兴)人。明崇祯二年(1629)入复社。清顺治六年(1649)贡生，后任松阳县训导。撰有《娇红记》、《二胥记》、《贞文记》等五种传奇，是明末清初著名戏曲家。学界对孟称舜生平行实以及《贞文记》的创作时间多有探讨，其中亦涉及《兰雪集》的刊刻问题^②。

顺治八年，孟称舜赴松阳任^③。顺治十一年《松阳县志》卷四《名宦志》其小传记载：“方正孤介，不肯与俗苟，不肯以私阿，力以易风俗、兴教化为己任。朔望升堂讲道，阐明濂闽心学，课士严整，毋敢或哗。学富才敏，昕夕诵读不绝，寒暑著述无休。学宫当颓废之后，舜谋如家事，汲汲不休。时庙庖俎豆衰缺，仪品沦废，舜辄缮备，尊经阁藉其落成，盖有功。”值得注意的是，县志卷八《艺文志·记述》收录癸巳年(顺治十年，1653)冬孟称舜寓居丽水客舍时所撰《松阳三异人诗》，其诗序所叙张玉娘生平与王诏所撰传文明显有异，显然顺治十年冬孟称舜仅从县志和传闻中了解张玉娘事迹，而尚未获见《兰雪集》一书。在此之后，孟称舜得知张玉娘详细事迹并大加宣扬，为之策划修墓、建祠，并撰写祭文、祠记，刊刻《张大家兰雪集》，之后更据其事迹撰成传奇《贞文记》。

孟称舜所撰《贞文祠记》曰：

① “嘉靖刻《兰雪集》”乙丑年手跋，《劫余古艳》第227页误作“鲍校知不足斋抄本《兰雪集》跋”。

② 参见徐朔方《孟称舜行实系年》、《徐朔方集·晚明曲家年谱》，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黄仕忠《孟称舜〈贞文记〉传奇的创作时间及其他》，《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③ (清)平步青《樵隐昔癸》卷十四《祁忠惠公遗集跋》，《清代诗文集汇编》影印民国六年(1917)刻《香雪庵丛书》本。

贞文祠者，以祀贞文张玉孀作也。玉孀贞而能文，为今昔所未有，余故与松邑士民谋立祠祀之，而题曰贞文祠，志实也。自余之至松也，岁比不登，而工作繁兴。……而今也，则为表贞女之墓，立祠祀之意，殆所以明伦也。……予故欲封植其墓之碑志之，而以修学之工未竟，卒卒未果。今予身方告去，而此志不遂，深以为恨。因与好义诸生共计之，曰：欲封其墓，必自辟其田始。……因以余所置田三亩，许易其旁田，而树松以象其贞，树梅以象其芬也。墓前立小亭，植碑志之，余地浚为长塘，植莲以象其处淤泥而不染之节也。更其路于墓前，而立祠于墓后，并塑准提佛于中堂，而塑贞女及霜娥、紫娥、鸚鵡于西偏。……今故立像于内，置田二十亩以供香火，而令僧定玄主之。……祠未及落成，而予复将旋里，善后之图，全以属之同志诸君。时则有金沙史埜云者，来寓于松，深韪此举，并欲辟其区而广之。是余去而埜云君在，有以知此役之终不患于无成也已。

由祠记可知，孟称舜在离任归乡之前，与当地士民筹划为张玉娘建墓、立祠，然贞文祠未及落成。据顺治丙申岁（十三年）春仲丽水县教谕徐开熙所撰《修学建田纪略序》^①所述，孟称舜为诸生辩护而后“力辞求归”，则其辞职归乡时间当在顺治十三年仲春之前。

孟称舜刊刻《张大家兰雪集》，令其女孟思光校正，思光作《校兰雪集四章》^②，序曰“家君栖寓松阳，为表其墓，并刻其集，而令予校之”，据此孟氏似是在松阳刊刻此集。其同乡唐九纬在《鸚鵡墓赞》序中称“子塞子自松阳归，贻我《张大家兰雪集》，并备话鸚鵡墓事，将为谱之乐府，以垂永古”，从行文及书名上来看孟称舜自松阳归乡后贻赠唐九纬的应是孟氏所刻之本。而黄裳所藏鲍校本《张大家兰雪集》有孟称舜序，称“集存于松阳，地僻而不能广传，予购得一本，而归示同志”，黄先生以为此集或即嘉靖本。唐九经^③《读兰雪集七章》引曰：“子塞孟子自松阳振铎归，惋其教之不能行于男子也，而有感于^④贞女之遗诗，既梓其集，复为传奇以鼓吹当世人，且属予为之歌。自秋徂冬，曾无隙暇，几为搦管，终未成篇。直至丁酉惊蛰后二日……为之赋七章，略表予慕。”则孟称舜“感于贞女之遗诗”为之刊集似是自松阳归乡后之举。虽然上述材料对于孟称舜刻集是在松阳期间还是归乡之后语焉不详，但可以确定的是，《张大家兰雪集》的刊刻以及之后《贞文记》的创作，是在顺治十年冬到顺治十三年（丁酉年的前一年）秋之间。至于《贞文记》创作的确切时间，徐朔方以为是清初顺

①（清）曹立身修、潘茂才纂乾隆《松阳县志》卷十一《艺文志》，乾隆三十四年（1769）刻本。

② 见于松阳光绪本《兰雪集》附录。

③ 清道光抄本始误题作刘仁嵩，有正书局本、宜秋馆本沿袭其误。

④ 自“惋其教”至“有感于”，松阳光绪本作“携”。

治十三年或略后,黄仕忠进一步考证之后定为顺治十三年深秋,兹不赘述。而《贞文记》卷首“题词”署“时癸未孟夏望日稽山孟称舜书于金陵雨花僧舍”,癸未即崇祯十六年(1643)。其中原因,正如徐先生所论,孟称舜将时间提前,是因为避免政治上遇到违碍。

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卷三“宋代”著录《兰雪集》二卷,“明孟偁舜刊本,与孟蕴《柏楼吟》合刻。有孟偁舜序,孟思光女史题词”^①。卷五“明代一”著录明孟蕴《柏楼吟》二卷,“明山阴孟称舜刊本,与张玉娘《兰雪集》并镌”^②,亦由孟称舜之女孟思光校正。故有学者据此以为二集均刊于明末^③。孟称舜原刻本《柏楼吟》今已不存。据嘉庆十六年蒋氏重刻本,此书卷前有孟称舜序,表彰张玉娘与孟蕴二女贞文事迹,“此吾所以举《柏楼吟》与《兰雪集》录而传之也”。末署“山阴卧云子孟称舜书”,与黄裳所藏“鲍校本”中“卧云子孟称舜序”的所题名号相同。此集亦收录了孟称舜亲朋好友的题咏之作。孟称舜之女孟思光校正此集,撰《读柏楼吟三章》,序曰:“吾家君将侵而传之,命余校正,聊赋三章,以志余慕焉。”孟称舜之妻张孙傲与其妹张佳儒分赋《和柏楼吟四绝》,张孙傲序称“我夫子归自浣浦,携有《柏楼吟》,将侵之,附《兰雪集》后”。其次子孟远(1634—?)撰《又和柏楼吟四绝》,序称“吾母氏及母姨俱有和诗,余复废而和之”。其好友山阴才女王端淑《赋柏楼吟》序曰:“子塞先生素以主持风教为己任,前既刻《兰雪集》,今又刻《柏楼吟》传于世,皆以扬励幽贞,最为盛举。余读之有感赋此。”又有诸暨孟成德、会稽唐九经等人题咏^④。据此,《柏楼吟》的刊刻当在《兰雪集》之后,二集均为清前期刻本,而非明刻本,《历代妇女著作考》所著录的刊本年代有误。

(二) 孟称舜刻本系统的流传抄刻

孟刻本原本今已不存。乾隆三十四年鲍氏知不足斋抄本,是目前已知的孟刻本系统中年代最早的抄本,虽被认为比较接近孟刻本原貌,然所据底本卷末有缺且有部分内容脱漏。而黄裳所藏的“鲍校知不足斋钞本”,今虽无缘获见,但据相关书录和书影可知是根据完整传本抄录而成,虽亦有脱误,但自有其重要价值。今知见所及传世的《兰雪集》二卷本的抄本、刻本,除这部“鲍校本”和松阳道光本、光绪本之外,均渊源于鲍抄本,然在传抄、传刻过程中又有删改增窜。今分述之。

① 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57页。

② 同上书,第129页。

③ 徐永明《女诗人孟蕴和戏曲作家孟称舜》,《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9月第37卷第5期。

④ 以上见于《暨阳孟氏宗谱》卷十五《艺文录》。

1. 清乾隆三十四年(1749)鲍氏知不足斋抄本(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

鲍抄本《张大家兰雪集》二卷、附录一卷,半页十行,行二十字,细黑口,左右双边,双鱼尾。书皮在书名“张大家兰雪集”下题“壬子中冬樊山为口口署检”。首页有“知不足斋鲍氏藏书”印,每页书口下方有“知不足斋正本”六字。卷首题“张大家兰雪集卷上”,次行题“白龙张玉若琼氏著 稽山孟思光仲齐氏较”,之后录《川上女》诗,不标诗体。上卷收录乐府诗 22 首^①、歌行 4 首、五绝 16 首、六言 5 首、七绝 37 首,下卷收录五七言律诗 27 首、五七言排律 3 首、词 16 首及杂体诗 4 首,附《沈生赠张诗》1 首,总计张玉娘诗 118 首、词 16 首,沈生诗 1 首。无评注文字。卷下末《哭沈生后》诗后“附《沈生赠张诗》”,不见于嘉靖本,很可能是孟称舜刊刻时添入。卷末低二格有鲍氏识语:“乾隆己丑(三十四年,1749)四月传小山堂赵氏钞本,二十七日完。知不足斋识。五月廿日绣溪寓舍校。”可见,乾隆三十四年鲍廷博知不足斋抄本的底本是赵昱小山堂钞本。

之后为“《兰雪集》后附”一卷,包括王诏《张玉娘传》、孟称舜《祭张玉娘文》、孟称舜《贞文祠记》、《鸚鵡冢》、刘仁嵩《吊张大家》、《读兰雪集七章》、唐九纬《鸚鵡墓赞》(止于“而独此鸚鵡之”,后缺)、《鸚鵡冢》与《读兰雪集七章》的作者失题。后录跋文:

右张玉娘诗上下二卷,集后附小传及后人题咏一卷,顺治间副讲孟称舜所刻本也。雍正乙巳(三年,1725)夏五从詹生树本汝槐借阅,濡笔录之,以破雨窗岑寂。卷首磨灭六字,卷末脱落数页,计两阅日而毕。自《贞文祠记》后可以不录,虑见全帙者谓是集尚有祠记及凭吊诗,好事者必以不得睹为恨,因并钞之。澜言吃语,令人昏然欲寐,然孟君记中所云立亭植碑以志之、余地浚为长塘及更路墓前、立祠墓后数语,觉鸚鵡冢址宛然在目,且其功不可没,不必以诗文之工拙论也。望后一日记。

《罗振常抄本〈兰雪集〉述略》^②一文已指出“此当为小山堂主人赵昱所记”,宜秋馆本李之鼎跋所称“疑是孔氏蕙谷所跋”有误。据此跋文,小山堂抄本是赵昱借阅詹生树本(汝槐)所藏的孟称舜刻本抄录,然“卷末脱落数页”,即缺附录中《鸚鵡墓赞》一文中“而独此鸚鵡之”之后内容。《张玉娘传》后有一段按语:“按邑乘载,王诏号龙溪,邑诸生,尝游治平寺。闻藏顶嘍嘍有声,缘梯上视,乃抄本一帙,记革除时事。其字多断烂不可读,止得梁、郭十数人,各赞数

^① 鲍抄本《川上女》前不标诗体,今从嘉靖本作“乐府”;清孔继涵家抄本录自鲍抄本,添入“古诗”二字。乐府诗中,《拜新月》、《山之高三章》与《鸣雁二章》分别计作 2 首、3 首和 2 首。

^② 何满红《罗振常抄本〈兰雪集〉述略》,《晋图学刊》2009 年第 6 期。

语，题曰《忠贤奇秘录》，载《吾学编》中。观此，则龙溪必成、弘间人，异时当于郑端简公《吾学编》中一考之。乙巳夏五录《张玉娘传》，牵连记此。”此当为赵昱雍正乙巳夏五借阅抄录时所记，将王诏误作成、弘间人。后孔继涵家抄本将“乙巳”改作“癸巳”，道光抄本更于“癸巳”前添“顺治”二字，有正书局本、宣秋馆本沿用，致使后人误以为此识语为顺治癸巳（十年，1653）孟称舜所记。

之后所附“集外考异”部分，录《松阳县志》二则，分注“右见《闺操》”、“右见《艺文》，节录此则”，且注出其中与《张玉娘传》记载有异之处。二则材料分别见于顺治《松阳县志》卷六《人物志·闺操》和卷八《艺文志》所录孟称舜《松阳三异人诗》序文，由于《人物志》中将张玉娘归入明人，故此本所录称“明张玉娘”。又有《题兰雪集后》七绝二首（“杨柳枝青蜿地长”、“往事流传望远诗”），不题作者。

除了《兰雪集》附录部分卷末的缺文，鲍抄本的内容尚有其它一些脱误。据黄裳所撰“鲍校本”的书录相较，鲍抄本所缺内容尚有卷首孟称舜序、卷下末《沈生赠张诗》所附龙溪子评语以及《鸚鵡冢》与《读兰雪集七章》的作者题署，详见下文。又卷上《白雪曲》，缺“疑指尖折”四字与“尘绝”二字。《川上女》诗中“轻云”、“清澈”二处，嘉靖本、《元诗选》与“鲍校本”均作“楚云”、“清徹”。极有可能鲍抄本所据小山堂抄本原有缺误。

2. “鲍校知不足斋钞本”（黄裳藏本）

此本为绿格子纸写本，半页十行，行二十字，单鱼尾。不明抄写年代，“无印记款识”，黄裳谓“此本出诸虞山沈氏，为知不足斋钞本，卷中朱校盖涑饮手迹，亦可珍也”^①，定为“知不足斋抄本，鲍以文手校”。然此本与已知的鲍廷博抄本用纸特征不符^②，今姑采录黄氏之说。

黄裳书录曰：

知不足斋钞本，鲍以文手校。绿格子纸写本，十行，二十字。卷首大题下一行曰：“白龙张玉若琼氏著 稽山孟思光仲齐氏较”。前有卧云子孟称舜序。卷下尾“哭沈生”诗后附“沈生赠张诗”，并附龙溪子评语三行。其下为“兰雪集后附”一卷，首列“张玉娘传”，灭去作者王诏名，传文大体与刻本同，有误字，后赞语亦失去。其下有孟称舜“祭张玉娘文”、“贞文祠记”，次王诏“鸚鵡冢”诗，刘仁嵩“吊张大家”诗，唐九经“读兰雪集七章”诗，唐九纬“鸚鵡墓赞”，孟远“吊张玉娘”诗，孟思光“较兰雪集四章”，王毓

① “鲍校知不足斋抄本《兰雪集》”辛卯年（1951）手跋，《劫余古艳》第226页。

② 陈先行、石非《明清稿抄本鉴定》之《明清藏书家稿抄本用纸特征表》所列鲍氏抄本所用三种稿纸均为“黑格十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77页。

芝“咏张若琼鸚鵡墓”诗。^①

据书录以及卷首页书影,此本与鲍抄本的行款及卷首所题相同,当同源出孟称舜刻本。从书录来看,“鲍校本”的内容与鲍抄本略有不同:一是卷前有“卧云子孟称舜序”,云“张生于宋季,长于元初”,又云“集存于松阳,地僻而不能广传,予购得一本,而归示同志”。嘉靖本王诏序称玉娘“生于胡元,实宋衣纓女”,孟序则将张玉娘定为宋末元初人;二是卷下末所附“沈生赠张诗”后“附龙溪子评语三行”,不见于鲍抄本,与松阳光绪本同;三是附录诗文部分:《张玉娘传》不题作者“王诏”,无赞语;《鸚鵡冢》与《读兰雪集七章》题署作者“王诏”和“唐九经”,不见于鲍抄本,与松阳光绪本同;多出孟远《吊张玉娘》、孟思光《较兰雪集四章》、王毓芝《咏张若琼鸚鵡墓》三首诗,前两首亦见于松阳光绪本。鲍抄本中小山堂跋文曾提到所据底本“卷末脱落数页”,附录内容有阙。由此可知“鲍校本”所据底本,并非是源出詹汝槐所藏“卷末脱落数页”的本子,而是内容完整的传本。然此本抄录亦有脱误,如《张玉娘传》不题作者、缺传末赞语,首页书口所题书名误作“雪兰集”。

黄裳以为朱校为鲍廷博手迹,手跋中称鲍氏于《山之高》有注。据书影,首页《川上女》中“澈”字,朱笔改作“澈”。

上海图书馆的馆藏书目中显示有“《张大家兰雪集》二卷、后附一卷,清鲍廷博校”一册(线善 857076),经馆员查核为抄没书籍已经发还。七十年代黄裳先生的藏书曾被抄没,后又陆续发还^②,此本当是其中一种。

3. 鲍抄本系统的抄本和刊印本

A、抄本

除了上文所述黄裳所藏的“鲍校本”之外,目前所见清代名家抄藏本《张大家兰雪集》二卷、附录一卷均渊源于鲍抄本,只是在不断传抄过程中各本文字面貌有所变化,其中又以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孔继涵家抄本与清道光抄本改动为大。今对知见所及的各种名家抄藏本略作梳理。

a. 旧抄本(藏于南京图书馆)

南图所藏旧抄本一册,抄写年代不明,行款、内容、文字特征与鲍抄本基本相同,卷末过录乾隆己丑鲍氏识语,故此本当据鲍抄本抄录。书页中有夹签“泽存书库藏书”,可知原是陈群的旧藏。

b. 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孔继涵家抄本(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

清乾隆四十一年孔继涵家抄本一册,孔继涵校並跋。孔继涵(1739—

① “鲍校知不足斋抄本《兰雪集》”书录,《劫余古艳》第229页。

② 《书的故事》,《黄裳书话》,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第3页。

1784),号篔谷,清曲阜人,孔子六十九代孙。精于校勘,曾抄录部分四库馆书,校刻《微波榭丛书》。此本从鲍抄本抄录,行款有异,半页十行,行二十一字,有界栏,白口,左右双边,双鱼尾,书口下方亦照录“知不足斋正本”六字。卷前有草书“兰雪集目”,下题“嘉庆戊午(三年,1798)夏六月朔癸巳录”。据清末罗振常抄本眉批,“此系孔篔谷手书。凡微波榭抄本宋元人集皆为补目,字与正集不一,盖录时匆促不能及目录,后乃补之。故书盖录自乾隆,目则补自嘉庆”^①。此说有误,孔继涵卒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十二月十八日,此集补目当为后人所为。卷下末过录鲍氏题识。书末界栏外题记“乾隆丙申(四十一年,1776)十一月初三日雪窗未刻板”,清末罗常培抄本眉批谓“此条朱书乃篔谷手草”^②。

此本内容与鲍抄本相同,包括正文上、下二卷,“兰雪集后附”以及“集外考异”一卷。原抄面貌与鲍抄本相近,但字词文句上多有批校和增改。如:卷首加眉批“宋真宗咸平二年仍复名松阳县,白龙当作松阳为是”;卷上《川上女》前的界栏处添“古诗”二字;卷下诗体“杂体诗”下加注“刊集后续补入,孟称舜记”,其实“杂体诗”中的最后两首《秋思》、《哭沈生》见于嘉靖本卷尾,并非是孟称舜补入。有的文字当是根据《元诗选》进行增改批校,如:卷上《古别离》,“人言”改作“人云”;《白雪曲》,添写鲍抄本原缺的“疑指尖折”、“尘绝”六字;《班婕妤》,“玉街”改作“玉阶”;《王将军墓》,题注“下”改作“死之”,正文“心不改”改作“节不改”;七绝《春思》,诗后增注“龙溪云:怨而不怒”;卷下《暮春夜思》,加眉批“虞伯生读至末句,拍案曰:此岂妇人所及!大为当时所称”,又自加按语“按:暮春、云萤未详”。有的校改则不知所据,如《捣衣秋》“楚云”改作“秋云”,《王将军墓》“色愈资”改作“色愈滋”。

“《兰雪集》后附”的诗文部分尤多批抹增删,又以《张玉娘传》为最。如:作者题署“王诏”前标朝代“明”;“张玉娘字若琼”下增入玉娘籍贯“松阳人”;“侻与玉娘益私相结纳,不忍背负”中抹去“侻与”、“私相结纳”六字;“得阴疾”抹去“阴”,“悲鸣而降”中“降”改作“死”;“或者乃以”改作“或以病中”;传后赵昱按语所题纪年“乙巳”则改作“癸巳”以致淆乱,已见上述。鲍抄本的内容止于唐九纬《鸚鵡墓赞》“而独此鸚鵡之”,孔抄本于赞文原抄文字“而其异乎”、“以其抗节”、“而幽情”和“俱已灭没”四处分别抹去“而”、“以其”、“而”和“已”,并在文末续以“冢,永垂芳纪焉,以卓绝于古今”十二字。松阳光绪本中此赞内容完整,“而独此鸚鵡之”之前文字与鲍抄本同,之后作“墓与夫《兰雪》之集并传至今。在昔三清之号共列于闺房,而在今孤冢之迹独留于郊浔。吊其墓者,能不

① 《罗振常抄本〈兰雪集〉述略》。

② 同上。

为之凄然太息而悲吟？”“集外考异”所录《松阳县志》第一则材料中，将鲍抄本中的“明张玉娘”中的“明”改作“宋”。文中增删未明所据，恐为臆改。今已很难判断孔抄本的批抹增改究竟是出于孔继涵之手，抑或是后人所为。

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十五著录此本，注曰“蒋孟莘藏书，甲寅六月见”^①，可知1914年时为蒋孟莘密韵楼藏本。后归张元济，有“海盐张元济经收”、“涵芬楼”藏书印。《涵芬楼烬余书录》著录中，作“鲍以文（廷博）旧藏”，“是为知不足斋传小山堂赵氏抄本，曲阜孔荭谷补写全目”^②，显然有误。

b. 清末罗振常抄本（藏于山西大学图书馆）

据何满红《罗振常抄本〈兰雪集〉述略》，罗抄本一册，“半页十行，行二十字”，从孔抄本抄出。过录有鲍廷博及孔继涵的题记，并有署名“振常”的批语对于鲍氏、孔氏所题内容加以辨析。从文中所引罗氏批语来看，间有差错之处，如误以为卷首集目为“孔篔谷手书”；误以为卷首与卷下《暮春夜思》的两处眉批为“录饮原批”、“录饮手批”，而实皆出于孔氏。

c. 清道光抄本（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

此本一册，半页十行，行二十一字，无界栏。卷首有题诗二首，一是陈文述的七律诗“清风兰雪洒霓裳”，跋曰：“道光己亥（十九年，1839）夏五望前一日，叶君润臣以此册见示，为题一律。此册与柳依依、刘碧鬟两人逸事，他日可刊入丛书也。刘、柳事南中有之。玉清散吏陈文述书于京师。”一是潘曾莹的七绝“情丝不作同功茧”，署“吴县潘曾莹题”。有藏书印“山下美人湖常道有仙姑”、“星斋”、“汉阳叶名澧润臣甫印”、“金石眉寿之室”、“颐道过眼”、“过庭经眼”、“宗室盛昱收藏图书印”。

此本虽出于孔抄本，但文字内容、诗词编次与孔抄本相校略有不同。无目录。正文卷首首行题“兰雪集上”，次行题“松阳张玉娘若琼著 稽山孟思光仲齐校”。改变了孔抄本的诗词编次，上卷收录古体诗（将卷下“杂体诗”中的《梦游龙阙》等四首移置其下）、五七言律诗、五七言排律，下卷收录五六七绝句诗及词。文字大致据孔抄本抄录，又作了一些改动，其中不无错讹。如卷上《川上女》之前孔氏所标诗体“古诗”作“古体诗”；卷上“凯乐歌辞”误作“凯歌乐辞”，并将这组诗（《塞下曲》、《塞上曲》、《从军行》、《幽州胡马客》）后的跋语“已^③上凯歌乐府，俱闲中效而不成者也。丈夫则以忠勇自期，妇人则以贞洁自许，妾深有意焉”移前作序，“乐府”作“乐辞”，删去二处“则”字；《鸣雁二章》（二）“猗嗟变兮，怀彼春宵”作“猗嗟寒兮，声断中宵”；卷下末所附《沈生赠张

① 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四），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151页。

② 张元济《涵芬楼烬余书录》，《张元济古籍书目序跋汇编》中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729—730页。

③ 孔抄本改作“以”。

诗》诗题改作《沈生病中赠张玉孀诗》；附录部分，《张玉娘传》按语中在孔抄本改动后的纪年“癸巳”之前加“顺治”，加深淆乱；《鸚鵡冢》、《读兰雪集七章》二诗，鲍氏、孔氏抄本中未题署作者，据“鲍校本”、松阳光绪本当为王诏与唐九经，而此本循前诗分别误题作孟称舜与刘仁嵩；将王诏之外的作者朝代均标“国朝”，而刘仁嵩实为明人。“兰雪集后附录”中《松阳县志》材料，仅录《闺操》一则。不录赵昱跋文与鲍廷博题记。

卷末有孔昭薰跋，称“余得有此集钞册，幸不残缺。今岁春官下第，归来长夏，录出数本”，题“道光丙申（十六，1836）之夏玉山生曲阜孔昭薰琴南氏记”。孔昭薰，号琴南，清曲阜人，是孔子七十一代孙。又有题记二则：“戊午春月由董绶经姻丈作介，得于宣南。是书本吴荫丞所藏者。凌境楼记。”“戊午腊八拜读于匋庵。贵池刘世珩记。”有“楚园”、“刘世珩印”。从藏书印和题记来看，此本历经叶名澧、盛昱、吴曾绶、刘世珩等人递藏。

此本见于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王文进《文禄堂访书记》、王子霖《古籍善本经眼录》等书记载。《自庄严堪善本书目》著录此本^①，可知是由周叔弢先生捐赠给北京图书馆。

d. 钤有清刘鹗藏书印的四种旧抄本（分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和台湾“中央图书馆”）

据知见所及，有四种抄本钤有清末刘鹗的藏书印，行款均为半页九行、行二十字。

台湾“中央图书馆”藏有一种，二册，无边框界栏。卷首有目录，正文卷首题“张大家兰雪集上”，次行题“白龙张玉若琼氏著、稽山孟思光仲齐氏较”，三行题“古诗”，与孔抄本同。有“刘氏铁云”、“莲圃收藏”印^②。可见后为张均衡之子张乃熊所藏。

上海图书馆藏有两种。一为足本（索书号 012962），两册；一为残本（索书号 466692），卷下一册。足本卷首有目录，正文卷首次行题“白龙张玉若琼氏著”，三行题“古诗”；二本于《张玉娘传》按语所题时间作“癸巳”，唐九纬《鸚鵡墓赞》止于“以卓绝于古今”，“集外考异”录《松阳县志》二则。以上内容特征均与孔抄本相同。无鲍廷博识语。足本中有“原名鸚字蜚云”、“于氏世守”与“于思”印，可见后为于右任所藏；残本有“冯雄印信”、“南通冯氏景岫楼藏书”、“刘铁云印”，可见后为南通冯雄所藏。

国家图书馆藏有残本，卷上一册，为清末沈曾植海日楼所藏精钞本。无边框界栏。卷首有目录，正文卷首所题与“中央图书馆”藏本同。亦有“刘铁云

① 黄淑英编《自庄严堪善本书目》，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91页。

② 《“国家图书馆”善本书志初稿·集部》（二），台北市“国家图书馆”，1999年。

印”。

B、刊印本

清末民国时期的共有三种刊印本，均为正文二卷、附录一卷。

a. 光绪有正书局铅印本《兰雪集》

正文卷首题“兰雪集上”、“松阳张玉孀若琼著”。卷前录陈文述诗并跋、潘曾莹诗，卷末录孔昭薰跋，诗词编次、内容文字与道光抄本同，可见是据此系统的本子排印。间有新增误字，如卷上《捣衣秋》，诗题“秋”误作“曲”，首句“砧声”误作“站声”；《塞下曲》末句“已牧”误作“已收”，《梅花》首句“潇洒”误作“满洒”。

b. 1920年南城李氏宜秋馆刻本《张大家兰雪集》

半页十行，行二十字，左右双边，黑口，单鱼尾，书口下镌“宜秋馆”。书名题作“张玉孀兰雪集二卷”，正文卷首题“张大家兰雪集上”、“宋松阳张玉孀若琼著”。卷前有题记“南城宜秋馆据曲阜孔蕙谷藏钞本校刊”，卷末李之鼎跋称“此本自孔氏微波榭钞本迳录。孔氏原钞则出自长塘鲍氏知不足斋，而鲍氏又钞自小山堂赵氏者也。顺治所刊印本未见，近年始有狄氏活字本，较此少跋一篇，字句亦多异同”，附录末题“丰城周宾剑秋校”。从李氏跋文看，此本所据底本录自孔抄本，又参校了“狄本”（即有正书局本），“狄本”少一篇赵昱跋文。核其内容，诗词编次与孔抄本同，卷末孔昭薰跋以及陈文述、潘曾莹题词盖据狄本增录。校语中出狄本误字、异文，如卷上《结袜子》“霜”下出校“狄本作露”，《鸣雁二章》“怀彼春宵”下出校“狄本作声断中宵”，《梅花》“潇”下出校“狄本误满”。但部分文字，与狄本同而与孔抄本有异，如卷上诗体作“古体诗”、“凯歌乐辞”；附录中明清诗文作者及其朝代题署与狄本同；仅录《松阳县志》“闺操”一则。有的文字，如卷上《捣衣曲》诗题的“曲”与首句“站声”，沿用了狄本的明显错误。可见此本内容、文字参合底本与有正书局本而成。此外，又参校《元诗选》，卷上《白雪曲》“霜”下出校“《元诗选》作孀”，《捣衣曲》“秋”下出校“《元诗选》作楚”。

c. 1928年武进陶湘《托跋廛丛刻》本《张大家兰雪集》

蓝印本，半页十行，行二十字，左右双边，大黑口，双鱼尾。书名题“张若琼/兰雪集”，有长方牌记“戊辰夏日涉园雕版”。卷前有目录。正文卷首题“张大家兰雪集卷上”、“白龙张玉若琼氏著”。此本据“旧抄本”刊刻，有个别文字与鲍抄本同而不同于孔抄本，如：卷上《古别离》“人言”，孔抄本作“人云”；卷下“杂体诗”下无小注“刊集后续补入，孟称舜记”。但更多文字与孔抄本同而不同于鲍抄本，如：卷上诗体出“古诗”，附录中《张玉娘传》后按语所题年份作“癸巳”，唐九纬《鸚鵡墓赞》止于“以卓异于古今”。至于“集外考异”中出“松阳县志二则”，实际仅录《闺操》一则，与鲍氏、孔氏抄本皆不同。间有新增误字，如

卷上《拜新月》第一章中“拜月愿月圆”中“愿”误作“圆”，《双燕离》诗题误作“双燕雏”。

三、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松阳沈作霖刊、光绪八年(1882) 松阳县署补刊本《兰雪集》二卷附录一卷

孟称舜之后，张玉娘事迹在松阳的流传以及《兰雪集》的重刊与补刊，则是与当地沈氏宗族有着密切关联。乾隆五十二年(1787)松阳知县田青《另建贞文祠碑序》谓：“予来视松川，览邑乘，见有张贞女一传，奇之。询之邑人，即城西沈氏宗族。遂缘佗之宗派，间以《兰雪集》并王、孟诸公所著之传志，因而益得其详。”^①道光二十六年，松阳沈作霖重刊《兰雪集》二卷、附录一卷，“板存松川修凝堂沈宅”^②。光绪八年(1882)松阳县署据以补刊。

光绪本在书名页后有长方双行牌记“光绪八年季冬月/补刊于松阳县署”。半页八行，十八字。四周双边，单鱼尾，白口，无界栏。卷首部分，在《张玉娘传》之前，增补光绪八年仲冬月松阳知县皮树棠所撰《重刊张贞女兰雪集序》。

集分上、下二卷，并有补遗及附录诗文。正文卷首题“兰雪集上”，次行“松阳张玉娘若琼氏著”，次三行分题“雨亭沈作霖重刊”、“若汀饶庆霖编次”、“辰生叶维藩校订”。卷上录诗自“楚调曲”《班婕妤》二首始，之前九首乐府诗缺；五绝中《闲坐》下注“三首亡”，即缺《闲坐口谣》、《秋夜长》和《听弹琴》。卷上《幽居四景》、《春晓》与《春思》三诗题下分别注出诗体“五言绝”、“六言”与“七绝”；卷下则标出诗体“五律”、“七律”、“七言排律”、“词曲”、“杂体诗”，末附《沈生赠张诗》。

张玉娘诗词的天头眉批共有十二则，《沈生赠张诗》后有龙溪子评语，皆不见于鲍抄本。其中《暮春夜思》眉批与嘉靖本的诗后小注同，该诗与《春思》的眉批亦均见于《元诗选》；《山之高》眉批不见于嘉靖本和“鲍校本”；《沈生赠张诗》诗及诗后龙溪子评语见于“鲍校本”而不见于嘉靖本。因孟刻本已失传，鲍抄本和“鲍校本”抄录内容亦略有参差脱漏，故无从判断这些评注内容是否都出自孟刻本或另有所据。今将评注文字逐录如下：

《山之高三章》：虞伯生极赏此诗，当以其无脂粉气耳。龙溪子曰：此诗三章，元时传于京师，时人虞伯生谓有三百篇之风，虽《卷耳》、《草虫》不能过也。观“我操冰雪洁”之语，真贞女也，才女也。

《春残》：六言诗最患短蹶，各诗风致嫣然，独祛其病。

① 松阳《吴兴沈氏宗谱》，《〈兰雪集〉与张玉娘研究》，第82—83页。

② 《历代妇女著作考》第57页。

《春思》：怨而不怒。

《端午》：清韵独绝。

《桃花扇》：何必减庾兰成香奁诸什。

《苏子》：赤壁胜游，俨然未散。

《伏生》：说出伏生卫道之功，此岂香闺人语。

《暮春夜思》：虞伯生读至末句，拍案曰：此岂妇人所及。大为当时所称。

《清昼》：旖旎甚。

《烟》：酷似老庄。

《游春》：联中律而不律，俱见疏宕之气。

《苏幕遮》：写出闺房幽思。

《沈生赠张诗》：龙溪子曰：此沈赠张作也。观此，张不特辞藻之美，其风神固可念矣。沈复以清操见与。若是，则决非违礼相从者也。

卷下之后的“兰雪集补遗”，补录了道光本所缺的诗作十首。在“兰雪集后附”中，则收录孟称舜《祭张玉娘文》、孟称舜《贞文祠记》、王诏《鸚鵡冢》、刘仁嵩《吊张大家》、唐九经《读兰雪集七章》、唐九纬《鸚鵡墓赞》、孟远《吊张玉娘》、孟思光《校兰雪集四章》、邑令曹立身与钱塘潘茂才的《鸚鵡冢》。曹、潘二诗亦见于二人修纂的乾隆《松阳县志》卷十一。

卷末沈作霖跋曰：“是集自宋以来刊本久佚，续于顺治年间山阴孟广文称舜司铎松庠，复为校订付梓，迄今又二百年矣，竟失藏板所在。昨春霖过家先叔亦农处，检出旧本，系先叔洪潮手录，字迹几多模糊。念先人遗帙，为之慨然，即携至书斋。适友人至，商付剞劂。霖以寒士，独力未逮，幸同志者襄成之。是宜记其略，并以示吾家来者之珍藏此板也。道光二十六年仲冬长至日松川沈作霖谨识。”从跋语中可知，沈作霖在其叔沈昌^①处得到沈洪潮手抄旧本后，与友人据以刊刻。由于所据旧本“字迹几多模糊”，故道光本存在一些讹误和缺失之处。从沈氏跋文以及附录孟称舜等人诗文情况来看，旧本主要是根据清顺治孟称舜刻本抄录而成。

据笔者知见所及，道光本今仅有残本藏于苏州图书馆。承苏州图书馆古籍馆的孙中旺先生查阅后告知，苏图藏本有残，卷首王诏《张玉娘传》自“十有二”始，卷上末页及卷下首页有抄补内容。书中有朱墨批抹校语，卷上首页在“雨亭沈作霖重刊”、“若汀饶庆霖编次”、“辰生叶维藩校订”三行之后有墨书“子灵沈宗敏翻刊”。《咏史·乐羊》“学成何异此衣成”，天头出校“‘衣成’二字倒”，并在“衣成”二字上贴纸改作“成衣”；卷下《苏幕遮》“深沈庭院，宝鼎余音裊”中“音”字改作“香”；附录《贞文祠记》“孰能有殉夫于未字之前”，天头墨批

① 据《〈兰雪集〉与张玉娘研究》第80页所录沈作霖跋的编者注，亦农为沈昌字，沈洪潮为亦农弟。

“‘未字’拟改‘未嫁’”；又间有“不便追改”字样。且书中夹有纸笺，“补刊一千九百九十四字，加边字百七十二。光绪五年三月。”前后二句分别以朱、墨书写。可见，对道光本《兰雪集》的补刊，光绪五年三月已经完成，主持此事之人当是卷上首页所题的“翻刊”者“子灵沈宗敏”，而苏图藏本则是这次沈氏补刊所据的底本。

光绪八年皮树棠《重刊张贞女兰雪集序》谓：“予承乏是邦，眷怀芳烈。封鸳鸯之故冢，既禁樵苏；访鸾凤之遗文，重刊梨枣。于是订其讹误，补其缺残”，可知光绪本对道光本的文字和诗作有所订补。如上文所述苏图所藏道光本中的三处校改或拟改文字“衣成”、“音”、“未字”，光绪本分别改作“成衣”、“香”、“未嫁”。其中，“衣成”、“音”为明显讹误，而“未字”与鲍抄本同，即未嫁之义，盖光绪本为迳改而并无其它版本依据。又如卷上《夜鹭》：“白鹭宿秋陂，夜寒知自洁。孤立不飞去，月明霜气冽。”其中“知自洁孤立不飞去”八字从字体特点来看为补刊，“知自洁孤”四字在孟刻本系统众本中作“如堕雪久”。

光绪本在“兰雪集补遗”中，补录《川上女》、《古别离》、《拜新月》第一章、《白雪曲》、《擣衣秋》、《明月引》、《双燕离》、《采莲曲》、《闲坐口谣》和《秋夜长》十首。皮树棠记曰“右诗十首，据秀野草堂《元诗选》补入”。故光绪本收录张玉娘诗总计 115 首，词 16 首，与孟刻本系统相校，缺三首——《结袜子》、《拜新月》第二章和《听弹琴》。可知补刊之时仅参据顾嗣立《元诗选》，而未能参据明嘉靖本和清孟刻本。

据皮树棠《续修贞文祠暨鸚鵡冢事略》记述，他在调署松阳县后，续修贞文祠及鸚鵡冢，“幸有幕友傅君吉光，偕本邑绅士饶钧斋、蔡雅庭、叶复轩，邀同沈子灵等，共襄厥事，若左右手”。文中的“沈子灵”即苏图所藏道光本所题的“子灵沈宗敏”，他曾以附生的身份担任光绪元年《松阳县志》的“分修”之职。据此推测，光绪五年三月沈宗敏已完成对于沈氏家藏的道光旧版的补刊，可能并未印行。光绪八年皮树棠任松阳知县^①，是年季冬松阳县署刊行的《兰雪集》，当是在光绪五年沈宗敏补版基础之上的刊补之作。光绪九年，皮树棠偕当地士绅修贞文祠及鸚鵡冢，沈宗敏亦参与其中。

光绪本目前存世较多，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浙江图书馆等都有藏本。

张玉娘及其《兰雪集》为世人所知，端有赖于明代嘉靖年间王诏的发现之功，但正如王诏所发现的另一部书《忠贤奇秘录》被清代学者赵翼归入真伪不

^① 吕耀铃修、高焕然纂民国《松阳县志》卷七《官秩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影印民国十五年（1925）活字本。

可知的“野史”^①，其实张玉娘的生平及其诗词内容的真伪亦存有疑问。本文通过对明清以来诸种刻本和抄本的考察，较为系统地梳理了《兰雪集》的刊刻、传抄情况，呈现了不同时期抄刻本的内容特征和文字面貌，从而为进一步探究张玉娘其人其集的真实提供确实可信的文献依据。惜由于未能亲睹黄裳先生所藏的嘉靖本和“鲍校本”，有些内容只能悬诸推测，俟日后有条件再作考定。

附 记

这篇文章断断续续地写了两年多的时间。2011年9月底我曾冒昧地致信黄裳先生，询问他所珍藏的《兰雪集》明嘉靖本和“鲍校本”的情况，10月中就收到黄裳先生的亲笔回信，除了简单介绍版本之外，还说近来“忙于新书的校读”，“等我忙过这一阵子，尽力找出原书，您所需部分，可以复印解决，但须少待些时日”。作为九旬高龄的前辈名家，能对无名学子如此复函作答，实在令人感动。2012年9月黄裳先生遽归道山，我也因此失去了获睹这两种藏本的机会。

^① 清赵翼《陔余丛考》卷十四，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年，第259页。

张玉娘《兰雪集》刊刻与传抄研究

作者：[陈晓兰](#)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
刊名：[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
英文刊名：
年，卷(期)： 2013(1)

参考文献(69条)

1. [清顺治《松阳县志》、《元诗选》、道光二十六年\(1846\)松阳沈作霖刊本《兰雪集》及其光绪八年\(1882\)松阳县署补刊本作“娘”，《四库全书总目》、乾隆三十四年\(1749\)鲍氏知不足斋抄本《张大家兰雪集》及其传刻传抄本皆作“孃”。明清时期“娘”、“孃”二字混用，本文行文作“娘”，所引材料中的文字则沿用原文](#)
2. [孙殿起 贩书偶记续编](#) 1980
3. [谭正璧 中国女性的文学生活](#) 1930
4. [陶秋英 中国妇女与文学](#) 1933
5. [查看详情](#) 1934(04)
6. [查看详情](#) 1946(03)
7. [松阳县文联；松阳县兰雪诗社 《兰雪集》与张玉娘研究](#) 2005
8. [Women Writers of Traditional China:An Anthology of Poetry and Criticism](#) 1999
9. [周德良 古典文献的考证与诠释——第11届社会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006
10. [王次澄 宋遗民诗与诗学](#) 2011
11. [查看详情](#) 2006(04)
12. [文中引用《兰雪集》材料，如无特别说明，均据清乾隆三十四年鲍氏知不足斋抄本《张大家兰雪集》](#)
13. [《兰雪集》与张玉娘研究](#)
14. [同上书，第174-180页](#)
15. [同上书，第171-173页](#)
16. [叶子奇 草木子](#) 2010
17. [龙泉与松阳接壤，为明代处州府所辖二县](#)
18. [柯愈春 说海](#) 1997
19. [老板](#) 1996
20. [黄裳 来燕榭书跋](#) 1999

21. [查看详情](#) 2006(06)
22. [黄裳 劫余古艳——来燕榭书跋手迹辑存](#) 2008
23. [即嘉靖十七年\(1538\)](#)
24. [来燕榭书跋·兰雪集](#)
25. [“嘉靖刻《兰雪集》”书录,《劫余古艳》第224页](#)
26. [《来燕榭书跋》中原作“二卷”,有误](#)
27. [“嘉靖刻《兰雪集》”乙未年手跋,《劫余古艳》第221页](#)
28. [“鲍校知不足斋抄本《兰雪集》”书录,《劫余古艳》第229页](#)
29. [“鲍校知不足斋抄本《兰雪集》”书录,《劫余古艳》第229页](#)
30. [顾嗣立《元诗选》三集壬集《兰雪集》张玉娘小传](#)
31. [同上](#)
32. [鲍抄本有眉批:“自‘乃好’至‘法新’不可句读。”](#)
33. [《元诗选·兰雪集》张玉娘小传作“二十有一”](#)
34. [佟庆年;胡世定 凌元鼎与孟称舜协修顺治《松阳县志》](#) 1993
35. [许国忠;叶志淑 明万历《续处州府志》](#)
36. [熊子臣;何镗 栝苍汇纪](#)
37. [“嘉靖刻《兰雪集》”乙未年手跋,《劫余古艳》第220-221页](#)
38. [鲍氏进呈之本即乾隆三十四年鲍氏知不足斋抄本,今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详见下文。《知不足斋宋元文集书目》著录《兰雪集》二卷、《浙江采集遗书总录》壬集著录“《兰雪集》二卷,知不足斋写本”](#)
39. [“嘉靖刻《兰雪集》”乙未年手跋,《劫余古艳》第221-222页](#)
40. [“嘉靖刻《兰雪集》”乙丑年手跋,《劫余古艳》第227页误作“鲍校知不足斋抄本《兰雪集》跋”](#)
41. [徐朔方 孟称舜行实系年](#) 1993
42. [黄仕忠 孟称舜《贞文记》传奇的创作时间及其他\[期刊论文\]-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9(1)
43. [平步青《樵隐昔癡》卷十四《祁忠惠公遗集跋》](#)
44. [曹立身;潘茂才 乾隆《松阳县志》卷十一《艺文志》](#)
45. [见于松阳光绪本《兰雪集》附录](#)
46. [清道光抄本始误题作刘仁嵩,有正书局本、宣秋馆本沿袭其误](#)
47. [自“愧其教”至“有感于”,松阳光绪本作“携”](#)

48. 胡文楷 历代妇女著作考 1985
49. 同上书, 第129页
50. 徐永明 女诗人孟蕴和戏曲作家孟称舜[期刊论文]-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7(5)
51. 以上见于《暨阳孟氏宗谱》卷十五《艺文录》
52. 鲍抄本《川上女》前不标诗体,今从嘉靖本作“乐府”;清孔继涵家抄本录自鲍抄本,添入“古诗”二字.乐府诗中,《拜新月》、《山之高三章》与《鸣雁二章》分别计作2首、3首和2首
53. 何满红 罗振常抄本《兰雪集》述略[期刊论文]-晋图学刊 2009(6)
54. “鲍校知不足斋抄本《兰雪集》”辛卯年(1951)手跋,《劫余古艳》第226页
55. 陈先行;石菲 《明清稿抄本鉴定》之《明清藏书家稿抄本用纸特征表》所列鲍氏抄本所用三种稿纸均为“黑格十行” 2009
56. “鲍校知不足斋抄本《兰雪集》”书录,《劫余古艳》第229页
57. 书的故事 1996
58. 罗振常抄本《兰雪集》述略
59. 同上
60. 傅增湘 《藏园群书经眼录》(四) 2009
61. 张元济 涵芬楼烬余书录 2003
62. 孔抄本改作“以”
63. 冀淑英 自庄严堪善本书目 1985
64. 《“国家图书馆”善本书志初稿·集部》(二) 1999
65. 松阳 吴兴沈氏宗谱
66. 《历代妇女著作考》第57页
67. 据《〈兰雪集〉与张玉娘研究》第80页所录沈作霖跋的编者注,亦农为沈昌字,沈洪潮为亦农弟
68. 吕耀钤;高焕然 民国《松阳县志》卷七《官秩志》
69. 赵翼 陔余丛考 1957

引用本文格式：陈晓兰 张玉娘《兰雪集》刊刻与传抄研究[期刊论文]-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 2013(1)